

佐藤春夫
田園の憂鬱

根据筑摩书房 1977 年版译出

田 园 的 忧 郁
〔日〕佐藤春夫 著
吴树文等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上海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60×1156 1/32 印张 14.25 插页 7 字数 316,000
1989 年 5 月第 1 版 198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：0,001—2,800 册

ISBN 7-5327-0191-3/I·094

平装定价：6.75 元

西班牙犬之家

(此短篇为好梦幻者而作)

法拉迪(犬名)突然撒腿奔跑起来，在铁匠铺旁的岔路口停下等着我。这只犬颇伶俐，是我多年来的朋友。当然，至于我的妻，我相信她是比大多数的人都要伶俐的。我出门散步，必定牵着法拉迪同行。它往往把我领向意想不到的地方。因而，近来我散步时，自己并不考虑上哪儿，只是跟在这只犬的后边款款而行。铁匠铺旁的岔路，我还未曾走过一趟。“好吧，今天就听凭它的引导走走这条路。”于是，我拐上了岔路。这是一条漫长的山路，狭窄而多曲折。我跟着犬，顺路而走，既不观赏风景，也不思考问题，只是呆呆地沉浸于遐想之中，时而仰面看看蓝天上的白云。当路边小草开出的花儿蓦地映入眼帘，我便摘下小花凑到鼻尖嗅嗅味儿。不知花名叫什么，味儿倒挺香的。我边走边用手指捏住花儿打着转。法拉迪不知怎地发现了我的手的动作，它稍稍收住脚步，歪起脑袋，直瞅着我的眼睛。一副想得到我手上之物的表情。我便把花儿扔给它。它嗅了嗅落在地上的花儿，象是说“什么呀，我还当是饼干呢”，然后它又一下奔跑起来。就这样，我走了将近两个小时。

走着走着，不觉已经上得很高了。这儿的景致不算太差，一

片宽阔的山地下边，云霞之间隐约可以见到远处一座不知其名的城镇。我眺望了一会儿，那确是城镇无疑。在此方位，有个人家集中的所在，那究竟为何处呢？我有些纳闷。不过，这一带的地理，我心中全然无数，弄不明白也是很自然的。且把这疑念暂时搁下，先来观察一下后面的情形。后面是极其平缓的斜坡，越往远去越显得低，仿佛全是一片杂木林，杂木林似乎还相当深。将近正午的春天的阳光，柔和地照着那些不太粗然而杂多的树木的半边树干，光线从榆树、榭树、栗子树、白桦树刚刚萌发的鲜嫩的绿叶之间，象青烟，又象气流般地倾泻下来，树干上、地面上的暗影处和明亮处相映成趣，此等美，实在是妙不可言。我产生了想进入这杂木林深处的心思。林中的草不深，不必象在草原里那样拨草而行，想去的话是不难的。

我的朋友法拉迪看来也和我的想法一样，它欢快地一个劲儿直往林子里头钻，我紧随其后。约摸前进了百来米，法拉迪突然改变了步子，已不是原先那轻松漫步的模样，它的四肢快而碎地跑动着，鼻子向前伸出。准是发现了什么。是兔子的足印？还是草丛里有鸟窠？它急躁地这儿那儿来回跑动，不多会儿它仿佛找到了应走的路，开始笔直地奔跑，我抱着些微的好奇心追赶过去。我们不时地惊飞了树梢上似乎正在交尾的野鸟。这样快步前行了三十分钟左右，法拉迪倏然收步，于此同时我好象听到了潺潺的水声（这一带原本就是多泉水的地方）。法拉迪敏锐地抖动着耳朵，原路折回五、六米，再次嗅嗅地面，然后向左拐去。这林子意外地深，我有点儿惊奇。不曾想到这儿竟会有如此宽广的一片杂木林，看样子怕有两、三百公顷。法拉迪的神情、那总也不见尽头的林子，都使我充满了好奇心。又走了二、三十分钟，法拉迪再次收步停住，短促地“汪！汪！”吠了两声。原先始终

没有注意到，现在突然发现就在眼前有一所房屋。真令人不可思议，在这种地方怎么会孤零零地有一所住家存在？如果那不是烧炭房的话。

乍一看，这所房屋似乎没有院子，只是突兀地夹于林中。“夹于林中”，这句话用在此处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刚才已叙，我是直到跟前才发觉的，所以这所房屋从远处望去的模样就无从知晓。况且，根据它所处的地势和位置来判断，恐怕打远处未必能够看到。走近看，这所房屋并不见有甚特别。只是这所房屋虽也用茅草葺顶，却与普通农舍有着不尽相同的情趣。这所房屋的窗户全是玻璃的，其构造是西洋式的。从这儿看不见门，想来我们可能是面对房屋的背面和侧面而立。常春藤从屋角向两面墙壁爬开去，把两面墙壁各覆住半边。从站立处看，唯有这常春藤的点缀，给房屋多少添上些雅致和兴味。除此而外，房屋极为质朴，座落在这样的林子里似乎也不奇怪。起初我揣测这也许是护林棚，可是护林棚不会如此之大，何况这林子也并非需要建所房屋来看守。这样一想，我便否定了原先的看法。总而言之，进去看看再说。借口迷了路，讨杯茶水，就着自己带来的食物填填肚子。想到这里，便朝房屋正面走去。于是乎，由于刚才注意力都集中在视觉上而被忽视了的听觉又起了作用，我才知道溪流就在附近。适才听到的潺潺水声，大概就发自这近旁。

房屋的正面也面向林子，但是有一点却令人不胜惊异：门口竟有四级从房屋整体的匀称来看显得有些奢华的石头台阶。石头台阶比房屋的其他任何部分都来得古老，石头上面斑斑驳驳地长满了青苔。朝南的正面窗下，沿着墙壁，有一溜儿或许是不分时节的小蔷薇花，恣意开放着。不仅如此，蔷薇丛下边，还淌着一条腰带宽的水流，在阳光下熠熠闪烁。一见便让人觉得这

水只能是从房屋里头流出来的。我的“仆人”法拉迪痛痛快快地饮着水，仿佛这水特别甘美。我眼睛一瞥，这一切便都印在我的瞳仁里了。

我轻轻地登上石阶。对于周围静谧的世界，我的脚步声还不至于打破岑寂。我心里自我打趣道：“我在拜访隐士或者魔术师的家呢。”我朝我的法拉迪看了看，它还同往常一样，伸着红舌头摇着尾巴。

我照西方的习惯，笃笃笃地敲西洋式的门。里面没有任何动静。我不得不重复敲一次，仍旧没有回音。于是我出声叫门，依然不见有丝毫反应。是房主人出门去了？或许这原本就是空屋？这么想着，我不觉有些胆怯起来，便蹑手蹑脚——也不知为何要如此——走到有蔷薇的窗前，伸长脖子朝里张望。

窗上挂着与房屋外表不甚相符的精致、厚实的窗帘；窗帘绛紫色带点儿黑，上面依稀可见蓝色线条。窗帘半开着，屋内看得甚为分明。新奇的是，房间中央有个用石头雕成的大水盘，其高不足两尺，当中冒着水，水又不断地从水盘边缘溢出。水盘上长着青苔，近处的地板——也是石头的——显得有些潮湿。后来我想了想才弄明白，水盘里溢出的水，大概就是那从蔷薇丛中熠熠闪烁地蛇一般钻出来的水吧。我对这水盘不胜惊讶，因为尽管我早就注意到这房屋不同寻常，但是我没有想到竟有如此稀奇古怪的名堂。好奇心促使我更为仔细地隔窗观察起房间内部来。地板是利用石头开采时的自然平面简单铺成的，什么石头，不得而知。石头白里泛青，被水濡湿的部分显出好看的青颜色。从门口算起最里边的墙上，有一个也是用石头砌成的壁炉；壁炉右侧有三层搁板，上面或重叠或平列地摆着碟子似的东西。在与之相对的一边——就是我朝里张望的南边——三扇窗户中最旁边靠

近角落的窗户下面，有一张硕大的未加油漆的白木桌子，桌上……我把脸紧紧地贴在窗上，但由于玻璃的阻碍，无法窥见桌上到底有何物。哎呀，且慢，这非但不是空屋，而且肯定就在刚才里边还有人呢！你瞧，从大桌子的一角不是正冒起一缕烟卷儿的青烟吗。那青烟静静地、笔直地升到两尺来高，摇动一下，然后随着渐次上升而向四周散开。

这缕青烟，使我想起了由于遇到的尽是一些出乎意料的事而暂时忘却的香烟，于是我也取出一支烟来点上火。我怎么也抑制不住欲设法进屋一看的好奇心。我仔细盘算起来，想着想着便拿定了主意。进屋去看看，即使主人外出不在，也要进去。如果主人回来，我就原原本本地说清原委。既是生活如此古怪的人，想来只要我把话说明白，他也决不会有什么抱怨的吧。相反，没准还会欢迎我呢。况且，先前一直成为累赘的画具箱，也可以起到证明我不是歹人的作用。我打着如意算盘，下定了决心，便再次登上门口的石阶，为慎重起见喊了一声，然后轻轻地推开门，门上不曾上锁。

我刚踏进门，就忙不迭地赶紧后退了两三步。但见靠门的窗前，阳光里有一只浑身乌黑的西班牙犬。这只犬的额部抵着地板，身子蜷缩，正在打瞌睡。见我进门，它狡黠地悄悄睁开眼睛，迟缓地爬起身来。

一见它，我的法拉迪便吼叫着朝它走去，双方相对而吠。过一会儿，它们鼻子碰鼻子嗅了嗅。这条西班牙犬倒也温和，首先摇起了尾巴，于是，我的法拉迪也摆动起尾巴来。西班牙犬又回原处躺下，法拉迪也马上在它旁边趴了下来。这样的和解，对两只互不相识的同性的犬来说是很难得的。诚然这是由于法拉迪的温和，但是主要原因，看来不能不赞赏对方的宽容大度。我

放心地走进屋里。这只西班牙犬在同种犬当中身体算是相当大的，当它把此种犬特有的毛茸茸的大尾巴卷在屁股上的时候，那模样颇有气派。不过，对犬稍有点儿知识的我，根据犬的面部表情和毛的色泽，可以断定这只犬已有相当年纪了。为了向在场的“主人”行礼、致意，我朝它走去，抚摸了它的头。凭经验我相信，大凡犬，只要不是备受人们欺侮的野狗，越是寂寞就越对人亲热；即便是陌生人，只要不怀恶意，犬是决不会伤害于他的。况且，犬具有一种本能，可以很快分辨出爱犬的人和欺犬的人。我的想法果然不错，这只西班牙犬高兴地舔起我的手心来。

可是，这房屋的主人究竟是什么人？上哪里去了呢？会不会很快回来？进了屋之后，我到底还是有些心亏，所以进虽进来了，却一直伫立在那个石头的大水盘旁边。水盘如同从外边窥见的那样，只齐膝高。水盘的边厚两寸左右，三面有着细细的水沟，水盘的水就是打这儿溢出，然后沿水盘外侧流至外边的。说起来倒也是，按这儿的地势，如此引水的方法也并非不可能。这水想必是充作日常饮用的，怎么也不象是一般的装饰。

这所房屋似乎只此一间屋子，这间屋子兼派其他各种用处。椅子总共一、二、三……只有三把，分别放在水盘旁边、壁炉前面和桌子前面。三把椅子都做得很简单，仅仅可供坐坐而已。环视屋内，我渐渐壮起胆来，这才察觉到有关钟表的嘀嗒声，仿佛这屋子的脉搏一般。钟在哪儿呢？棕黄色的墙上哪儿也不见挂着。哦，在那儿，那张大桌子上有一具座钟。我有点儿顾忌这只现在应看作是这儿主人的西班牙犬，朝桌边走去。

桌子一角，果真如从窗外看到的那样，有一支现已燃成白灰的香烟。

座钟的面上绘着画，颇有些玩具般的趣味，与屋子半原始的

样子形成鲜明的对比。钟面上有一位贵妇人和一位绅士，另外还有一个男子，这个男子每秒钟替绅士擦一次左脚的皮鞋。这画无聊，却挺好玩。根据贵妇人那多褶镶边儿的拖地长裙，以及头戴高筒礼帽的绅士那连鬓胡子的样式，在不谙外国习俗的我的眼里，也看得出这恐怕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。在这平静的家中，且是这家中一个更小的世界里，实在可怜了这画上的擦鞋匠，他日以继夜地始终擦着一只鞋。我看着，便因其单调的、不断重复的动作而觉得自己都有些累了。座钟所指的时间为一点十五分——很可能慢了一小时。桌上摆着五、六十本积满灰尘的书，另有四、五本散放着。这些书都是大开本的，象是建筑方面的书，又象是绘画书或地图。一看书名，象是德语，我看不懂。桌边的墙上，镜框里挂着一幅原色印刷的大海画，这画似曾见过，瞧这色彩，会不会是惠司勒①的作品？……我赞成在这里放这么一幅画。待在这样的山里，如果不看看大海的画，恐怕会把世界上有大海都忘得一干二净的。

我想回去了，打算改日再来会这儿的主人。可是，在没有人的时候进来，又在没有人的时候离去，我总有些于心不安，便生出索性等待主人归来的念头。于是，我一边看着水盘冒水，一边抽起烟来。我聚精会神地凝视着冒出来的水，产生了一种宛若在倾听遥远的音乐般的心境，不由得叫人为之陶醉。兴许从这不断涌出的水底真有音乐传来也未可知，因为这所房屋本来就有些稀奇古怪。不管怎么说，房主人无疑是相当奇特的人。……哎，我该不会成里普·范·温克李②吧？……回家一看，妻子

① 惠司勒(1834—1903)，美国油画家和版画家。

② 里普·范·温克李是美国作家欧文(1783—1859)的作品《见闻杂记》中同名故事的主人公。故事描写主人公在山中饮酒后酣睡，醒来回家一看，已经时过十八年。这期间，美国取得独立，世界改变了模样。

已是老太婆……出林子问农夫“K 村在哪儿？”得到的答复很可能是“啊？K 村？这一带可没有什么 K 村。”想到此，我心情变得很怪，忽然想赶快回家了。于是，我走至门口，吹了声口哨招呼法拉迪。那只似乎始终都在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的西班牙犬，眼睛直盯住我，目送我离去。我胆怯了。它那副温和的样子会不会是装出来的，见我要走就窜上来咬我？我一边留意西班牙犬的动静，一边焦急地等法拉迪出来，然后连忙带上门走到外边。

临走时我想再看一下屋子内部，就伸长脖子从窗口朝里张望。只见那只乌黑的西班牙犬慢吞吞地爬起身来。它大概不曾注意到我还未走，在它朝大桌子走去时，我仿佛听到它用人的声音说了句：“啊，今天让一个怪家伙吓着了。”

“好不奇怪！”我正想着，又见它和普通的狗一样地打起呵欠来，就在我眨眨眼的当儿，它突然变成了一个五十来岁的人，戴着眼镜，一身黑衣服，凭倚着大桌子前的椅子，悠悠然口衔一支还未点燃的香烟，在翻动那些大开本书里头的一本书页。

这是在真正春光融融的下午；这是在岑寂的山间一片杂木林之中。

梁传宝译